

·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

世界性高校合并透析

姚加惠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在过去二三十年间, 高校合并几乎是一个全球现象, 它反映了各国高等院校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所作的因应性调整。通过对世界性高校合并的共同性和多样性的分析, 提出几点思考。

关键词: 高校; 世界性合并; 共同性; 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 G 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154(2003) 05-0022-04

An Analysis of the Worldwide Phenomenon of the Merge of Universities

YAO Jia-hui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past two or three decades, the merge of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almost a worldwide phenomenon, which reflects the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 made by the variou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in many countries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globalization. Some reflections are offered in the paper regard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worldwide merge of institutions.

Key words: university; merge; similarity; difference

一、概述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 高校合并的浪潮席卷了全球各地。它最初源于美国, 早在 1940 年美国高等教育办公室开始发行《教育指南》, 其中就报道了某些高校合并的情况^[1], 后来逐步扩展到英国、德国、荷兰、澳大利亚、挪威、中国(包括香港地区等)、匈牙利、法国、比利时、日本、南非等国, 波及各大洲。从合并的程度来看, 既有局部性调整, 如挪威 98 所高等职业教育学院于 1994 年合并为 26 所新的州立学院、法国巴黎现有的 8 所建筑学院近来拟合并成 6 所; 也有全国范围内的改革, 如澳大利亚全国共有 19 所大学、46 所学院, 合并为公立大学 36 所、私立大学 2 所以及 4 所特殊的专门学院。从合并的时间看, 既有已完成合并重组的, 如澳大利亚用了 5 年多的时间于 1994 年完成合并, 中国经历了 10 年多的时间院校重组也宣告结束; 也有正在酝酿或紧锣密鼓地进行合并的, 如日本自 2001 年“大学结构方针”出台以来, 已有 37 所大学决定与其它学校合并, 60% 的大学正在研讨合并问题。从

合并的频率来看, 既有首次进行大规模院校合并的, 如荷兰于 80 年代将 314 所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合并成 41 所学院^[2]; 也有再次掀起合并浪潮的, 如美国在 1940~1978 年间, 除了其中 1 年外, 每年都有 1 到 23 所数目不等的院校合并^[3], 近几年来又再次掀起了大学合并的狂潮; 英国自 1966 年《高等教育白皮书》发布后, 院校合并也屡见不鲜, 等等。总之, 高校合并已成为引人注目的世界性现象。本文着重对近二三十年间世界各国高校合并的状况作些探讨。

二、世界性高校合并的共性

1. 合并前对象的选择主要考虑文化价值观的异同或地理位置的远近

纵观各个国家高校合并的情况, 不难发现, 院校既有自愿合并的, 也有被迫参与合并的, 但不论以何种方式参与合并, 它们在选择合并对象时, 文化价值观和地理位置是首要考虑。以美国为例, 近几年进行合并的院校大多是同处一地。而且在地理位置相近的情况下, 许多大学更愿意与文化、价值

收稿日期: 2003-05-23

作者简介: 姚加惠(1974-), 女, 福建龙海人,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

观、任务相同或相近的大学合并^[4]。美国——路易斯大学和罗斯福大学的合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的情况则尤为突出。所有参与合并的院校几乎处在同一市区,如新浙江大学原 4 所院校虽地处杭州市的各个角落,可终究没有超出杭州市区。新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等也都是如此。至于文化价值观方面,中国许多合并的院校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如新中山大学是由原中山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合并而成的。而中山医科大学则是由岭南大学医学院、中山大学医学院和广东光华医学院合并成立的华南医学院发展而来的。英国、澳大利亚等其它国家也都是如此。当然,有个别的国家可能出现跨院校合并,如日本群馬大学与_上玉大学的合并,但为数极少。可以说,各国院校在选择合并对象时考虑的因素基本相同。

2. 合并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文化的冲突、利益的调整和权力的分配

各个国家尽管合并的具体过程不同,但合并时面临的主要困难却不约而同。许多诸如“学校的名字怎样定”、“由谁来管理新组建的大学”、“学校当局是否会借合并之机裁员”等问题是各国大学合并的拦路虎。例如,在美国,即使是文化价值观相似的大学合并,也必须考虑终身教授、不同的课程和成绩评定标准、不同的薪俸等差异。其它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匈牙利教育部官员、大学校长、教授及教育界和社会相关人士都承认,高校合并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虽已在建制上合并,但内部关系、管理、运作等要做的工作还很多^[5]。无形潜在的冲突、干部职权的冲突和职工利益的冲突也是中国院校实现实质性合并必须跨越的鸿沟。总之,各个国家院校合并的时间不同,程序各异,但面临的主要障碍却不谋而合。

3. 合并的趋势朝综合性、多样化、巨型化发展

尽管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参与合并的院校也参差不齐,但合并却朝同一方向迈进,即努力实现综合性、多样化和巨型化。就巨型化而言,由于合并是两所或两所以上的院校重组,其在校生规模至少翻一番,如美国路易斯大学与罗斯福大学原在校生规模均为 7 000 人以上,合并后多达 14 000 多人;由两校合并而成的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则拥有学生 28 000 多人。至于综合性和多样化,则不言而喻。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多数合并的院校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互补性,重组后自然更加综合化和多样化。如美国路易斯大学以教育学院的研究教育而闻名,并设有文理学院和工商管理学院;罗斯福大学在文理方面独具特色,广泛开设本科课程,并设有表演艺术学院,合并后的新大学既包括研究生教育,又包括本科生教育,同时拥有文理、艺术、工商管理等各种学院。又如,英国前北伦敦大学在商科、建筑、

食品科学、人类营养学等 8 个方面享有良好声誉,而前伦敦市政厅大学在语言、艺术涉及、经济学等 6 方面有较好的优势。两校合并后的伦敦城市大学就涵盖了从商科到艺术、从医学到法律等近百个重点专业领域。此外,澳大利亚、中国、日本等其它国家的院校在合并后的发展趋势也大同小异。

三、世界性高校合并的多样性

1. 合并的初衷多种多样:有的为了生存,有的为了提高综合实力,有的是两者兼而有之,还有的是为了满足入学要求

通过合并来实现高校重组是各国的普遍做法,但合并的动机却多种多样。(1) 为了生存的需要,如美国近年来许多规模较小的文理学院和专门学院面临关闭的威胁纷纷并入其它大学。(2) 为了提高综合实力的需要。如日本的“大学结构改革方针”明确指出:“为使日本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充满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文部省将大胆对国立大学进行重组和合并。”^[6]威尔士议会的既定目标也指出通过促进院校间的合作(包括合并),建立新的大学系统,并使系统内各院校都享有国际声望^[7]。(3) 更多的国家院校合并是同时为了达到以上两种目的。中国的情况尤为典型。对那些规模小、资源短缺、效益不高的院校而言,合并是为了摆脱困境;对那些实力强大的院校而言,合并则是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此外,还有少数国家是为了满足入学要求,如德国。当然,各个国家院校合并的动机不可能纯而又纯,这里只是针对其主要方面而言。可见,各国院校合并的初衷多种多样,差异悬殊。

2. 合并的动力迥然不同:既有来自政府的推动,又有出于自身的需要

考察各国高校合并的情况,不难发现,推进合并的动力迥然不同。(1) 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如英国、挪威、日本、中国、澳大利亚、匈牙利等就属于这种情况。合并前,政府通过颁发文件等形式进行政策引导;合并过程中则采取经费补助等多种手段积极推动合并;合并后,在必要情况下参与解决并校产生的问题。以澳大利亚为例,国家教育部首先提出一个绿皮书,说明并校的意义和做法等,形成并校的氛围。然后制定政策,如提出并校的规则、并校后学生规模的最低限制等。最后建立相应的拨款机制,即向各合并的院校提供专项经费补助等。地方政府则是制定有关的并校法规,指导和帮助合并院校之间签订协议等。又如,中国政府也遵循政策指导、推进合并、解决问题三步曲全程引导院校合并。(2) 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而进行合并,以美国为代表。美国威廉姆斯学院高等教育经济研究中心戈登·C·温斯顿教授指出,许多大学达到不盈不亏的基本点是 1 800 名左右学生^[8]。而美国有 844 所私立大学学生少于 1 800 名。这些规模较小的院

校为了生存主动寻求并入其它大学,如巴赖特学院并入德保罗大学、玛丽蒙特学院并入福特姆大学等。总之,促使高校合并的动力既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差异较大。

3. 合并院校的类型千差万别:从公立到私立院校,从本科到专科院校,从全国性到地方性院校,从大学到高职、继续教育机构

各个国家参与合并的院校性质差异较大,类型多种多样。(1)从院校资金来源看,有些国家以私立院校合并为主,如美国近年来并入其它大学的院校大部分是私立学校^[9];大部分国家几乎是公立院校的合并,如中国。(2)从院校的层次来看,许多国家都是不同层次的院校交叉合并。以日本为例,有大学与大学的合并,如山梨大学和山梨医科大学;大学与非大学合并,如东京3所都立大学和1所都立短期大学将于2005年合并。少数国家则是某一层级或某类院校合并,如挪威出现职业教育学院间的合并。(3)从院校的隶属关系来看,有些国家是地方院校的合并,如美国由于实行联邦制,其高校合并自然属于地方性重组;许多国家则出现全国性院校合并、地方性院校合并或其它合并。如,日本在国立大学踏上合并征程的同时,各地方的公立大学,如宾库3所县立大学、大阪3所府立大学等,也将走上重组之路。又如,中国除了全国性院校合并、地方院校合并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合并外,还出现同部门、跨部门院校的合并。以吉林大学为例,它是由原来分别属于教育部、卫生部、国土资源部、信息产业部的5所高校合并而成的。(4)某些国家还出现了大学与继续教育机构、成人教育机构的合并等,如中国、南非等。可见,合并院校的类型复杂多样,无所不有。

4. 合并的方式五花八门:既有兼并,也有对等合并,还有其它形式的合并

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合并院校的类型各异,合并的目的有所区别,合并的方式也因此而不同。例如,根据院校合并后组织文化转型状况,澳大利亚的院校合并主要采取:兼并型,如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等;吸收消化型,如摩纳西大学、拉特罗勃大学等;组建型,如悉尼科技大学、维多利亚大学等。而根据高校合并的功能与作用、困难与问题、不同的特点等,中国院校合并大致有强强合并、强弱合并、水平合并、地区性合并四种方式^[10]。强强合并,如由4校组成的新浙江大学、由4校组成的华中科技大学等;强弱合并,如由3校合并而成的同济大学、4校组成的华东师范大学等;水平合并,如由2校合组的南昌大学、4校组成的上海大学等;地区性合并,如由7校合成的扬州大学等。美国的情况则相对简单,根据合并院校的综合实力,近年来美国的院校合并主要有两种方式:兼并型,如巴赖特

学院并入德保罗大学、维斯塔克学院并入阿肯色大学系统成为其福特·史密斯分校等;对等合并型,如美国路易斯大学与罗斯福大学合并等。其它国家院校的合并方式也丰富多彩。总之,不论采取哪些合并方式,各个国家都体现出国情的差异。

5. 合并的结果天差地远:既有成功,也有失败

除了个别较早启动高校合并的国家外,现在谈各个国家高校合并的效果显得为时过早,因为许多国家的高校合并要么刚刚落下帷幕,要么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而有关高校合并的文献资料一般认为,需要10年的磨合期才能使合并后的院校实现一体化运转^[11]。但是,从各个国家的院校合并后呈现的发展势头看,多数国家的院校合并是成功的。以澳大利亚为例,实践证明,其高校合并带来了许多收益:学校的地位和声誉提高了;管理的规模效益得到了体现;专业联系和学科交流增多;学生可选择的课程类别更多、范围更广;减少了政府经费投入的环节等^[12]。又如,中国许多院校合并后综合实力和发展潜能都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如南昌大学、上海大学、同济大学等,也有少数院校目前尚处在摸索阶段。当然,也存在合并并不成功的例子,如德国的高等学校计划。该计划实践的结果是弊大于利,其结果是1976年以后高等学校的数量由原来的11所降至6所,而且到80年代没有一所综合高校成功地建立起一体化的教师队伍^[13],彻头彻尾地失败。可见,相同的做法,却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四、几点思考

1. 院校合并是全球化时代大学生存和竞争的需要

合并作为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手段,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普遍采用,关键在于通过合并,某些规模小、生源匮乏的院校能重获生机,而那些实力原本较强的院校能如虎添翼,迅速壮大。事实上,在激烈的竞争中,那些规模极小的院校若不与它校合并,关闭将是它们唯一的宿命。“1960年,美国约300所女子学院,到1998年只剩80所,其余的220所要么关闭了,要么合并了”^[14]的事实就是明证。而那些实力原本较强的单科性或学科相对单一的院校,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逐步推进,竞争的范围日益扩大,这些院校将显得势单力薄;另一方面,囿于学科的单一,它们难以产生突破性成果,便难以在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占有一席之地。而院校合并作为组建多科性综合性大学、迅速提高高校综合实力的最直接形式^[15],便纷纷为它们所采纳。如果说,为了适应当时新的政治、经济、人口形势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德国发动的院校合并只是个“点”,那么,进入全球化时代,院校合并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就扩展成“面”。因此,可以说院校

合并是大学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使然。

2. “天时”与“人和”是院校合并成功与否的关键

院校合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影响合并的因素纷繁复杂,并非“一并就灵”。在诸多因素中,“天时”与“人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合并前,必须具备“天时”。所谓“天时”,从大的范围讲,指合并的社会大气候;从小的范围讲,指合并院校本身的条件成熟。德国院校合并之所以没有成功与当时德国高等教育的大气候有关^[6]。即使具备了合并的大气候,还要经过充分、科学的论证,只有具备相应条件的院校方能参与合并。否则,会给合并带来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阻力,甚至会导致合并的失败。合并后,必须出现“人和”。所谓“人和”,就是并校后各个大学的成员产生认同感,形成强烈的归属意识,共同为新大学的发展而奋斗。德国高等学校计划没有成功,其中一个突出的原因在于不同院校的教师之间冲突激烈,难以协调。就我国而言,目前也还存在些合并不很成功的例子,究其根本也是人事问题。可见,“天时”与“人和”是院校合并成功与否不可或缺的因素。

3. 院校合并不存在唯一理想的模式

与“通常可能不存在最好的方式,而只有各种不同的方式”^[17]一样,高校合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经典的样板模式。尽管通过院校合并重组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是各国的共同做法,但合并的具体过程、程度以及方式等等,则因国而异,因时而异,呈现既统一又多样化的特点。各国院校合并自然是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国外的经验,但更多是结合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和教育等方面的情况而进行的。澳大利亚高校合并采取兼并、吸收消化和组建三种方式,没有出现像我国的“强强合并”类型,实际上是与其院校合并的主要目的相吻合的,即并掉规模小和单科性学院^[18]。中美两国同样出现规模较小的学院并入其它大学的现象,虽然前者来自政府的推动,后者出于自身的需要,但各自都取得了

相应的成效。可见,只要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启动院校合并,对每个国家来说,就是理想的模式,并不存在任何现成的固定模式可供各个国家套用。

参考文献:

- [1][3] D. T. Gamage.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Australia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towards a Unified National System[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1993, 18, (1).
- [2] Harman G S, Meeks L V. Institutional Amalga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Process and Outcome in Five Countries [M].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1988.
- [4][8][9][14] 美国大学掀起合并狂潮[J]. 国外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动态, 2001, (6).
- [5] 驻匈牙利使馆教育组. 高校合并: 匈牙利高教改革的重要举措[N]. 中国教育报, 2003-02-08.
- [6] 驻大阪总领馆教育组. 日本大力推进大学结构改革方针[J]. 中国高等教育, 2001, (23).
- [7] Tony Tysome. Welsh 'cluster' plan attacked[N].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2002-01-25.
- [10] 薛天祥. 高校合并的理性思考[J]. 南通职业大学学报, 2000, (1).
- [11] Kay Harman, Lynn Meek V.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Merger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Mergers in Higher Education"[J]. Higher Education, 2002, 44, (1).
- [12][18] 周箴. 澳大利亚的高校合并及其启示[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1997, (3).
- [13] 王佩军. 综合高等学校计划: 一个合并并不成功的案例[J]. 有色金属高教研究, 1995, (4).
- [15] 宋乐永. 透析中国高校合并现象——伟大而深刻的变革[N]. 科技日报, 2000-07-19.
- [16] 徐小洲, 张敏. 中德高校联合办学比较研究[J]. 比较教育研究, 1999, (4).
- [17] Dubin R, Taveggia T C. The Teaching—Learning Paradox: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lleges Teaching Methods [M]. Eugene, Ore: Center for the Advanced Study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1968.